



在文字中重温永不褪色的抗战记忆

——抗战题材图书的阅读札记

百家荐书



□许民彤

在关于抗日内容题材的图书出版中，以纪实性回忆性的形式记叙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重温历史生活，是重要的图书种类。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以及提供相关的文献资料，是这类纪实回忆类图书的主要特点。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编辑出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革命回忆录》，是较早的以回忆形式记录那场中日战争的文献资料，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具有史料意义和文献价值。

笔者收藏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纪实：抗日战争卷》（傅建文著）。此书全面展示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日征战历程，再现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场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战斗勇气。

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记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主持参与和亲历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和评价了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成败得失。

作为2011、2012年度好书，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抗战》，内容辑录了300位抗战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这些历史叙述人物，既有文艺抗战者、情报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识分子等，也有战俘、伪军这些人。书中通过这些抗战亲历者的历史经历细节来讲述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把视角对准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的抗战》的“序言”有这样一句话：“去找一找1931—1945中国人的身影，总有一人和你相似。”的确，我在阅读此书时，这些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和作者一起对“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挨打”进行历史的反思：“从那几位拔枪自杀的国军将领的悲愤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从那些九死一生的士兵的咒骂中，我们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从那些麻木不仁的围观者的笑脸上，我们似乎参透了什么；从那些穿上制服为虎作伥的变节者的得意中，我们似乎又明确了什么”……

这些纪实回忆类图书，在于通过个人的经历、个人的

视角来记述这场战争，力求以个人的性格来凸显他们经历的时代性格，以个人的叙述来佐证时代的宏大叙述，由此集合成规模的真实的历史图景，提供完整的历史认知体系。

对于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大事件，与历史、时代密切联系的文学必须承担起观照和描写的职责。走入现代文学史，老舍的《四世同堂》、冯德英的《苦菜花》、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抗战文学传统经典图书。

历史研究的价值和作用，是把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世界的各个时期的追忆变为一种财富，从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一切必然事件中总结出历史规律，这是历史学的本质。这也是抗战史研究所应遵循的原则。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岳思平写作的《八路军战史》，是一部从整体上全面记述八路军光辉战斗历程的学术性著作。全书以作战、建军为主线，以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充分反映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光辉业绩、征战历程、胜利经验和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群体、个人及其先进事迹。

两年前，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抗日战争史》。此书总计约600万字，被誉为“是一部研究和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权威著作”。这部《中国抗日战争史》，由国内一批抗战史资深专家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历时七年，广泛收集研究海内外史料，充分吸取史学界研究成果，精心编撰而成。这部史学著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翔实的史料和客观深入的解读，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全面反映了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伟大壮举。全面描绘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充分阐述了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抗战胜利，让我们以阅读的名义纪念，也是一种方式。

是什么让我们停止思考

——读《娱乐至死》随想

新书点击

□胡艳丽

文字记录思想，而造纸术、印刷术使思想有了持久的承载媒介。报纸让思想传播得更远，书籍令思想愈加深沉。在纯粹的“文字时代”，文者在字与句间斟酌，在段与段之间注入层次、逻辑，起承转合，文章为思想服务，人们对印刷于媒介之上的文字充满敬意。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电视为核心的一代“高科技”工业产品，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起初人们以为电视只是传播信息的有利工具，然而在不知不觉间，电视上的内容日渐变得好玩又有趣，图形、动画吸引了受众眼球，文字仅仅成为了配料。电视开始引领潮流，让时尚穿街过巷，令娱乐明星地位迅速攀升。电视在带给大众愉悦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在重塑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形式不仅承载了内容，同样也会形塑内容，电视在改变时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人们的文字能力开始退化，理性让位于感性。电视上的画面不断转换，各类节目频繁换档，开电视时的愉悦感与关电视时的空虚感如影随形。

1985年，世界著名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深度剖析了电视如何改变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如何改变传统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以及如何让娱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并重塑社会价值观、重塑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作者所述的是几十年前美国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关于“拼颜值”、“时间碎片化”、“精力碎片化”、“浅思考”等社会现象，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走过的“娱乐化”道路却是异曲同工。工具在带给社会便捷的同时，也会成为一柄双刃剑。娱乐化的电视节目，让大众满足于即时的享受，而疏离于深层次的思考。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深情回顾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那是一个大师迭出，连演讲都充满了人文韵味的黄金时代，人们精心打磨自己的思想、文字，让它们从公然示众之日起就拥有成熟风范，文字落地有声，它为思想服务而不为取悦眼球。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则在幽默、讽刺、

悲叹中将电视这个“罪魁祸首”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历数其种种不是。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的“人类将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并没有实现，这种外在的能够给人类带来严重打击的力量截至此时并没有出现；但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却已然成为部分事实，一种来自内在的力量，正在代替外力摧毁我们历千百年而塑造起的文化文明。尼尔·波兹曼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力量，“娱乐至死”。

现在，离作者写下《娱乐至死》已经时隔三十年时光，电视已然在这个时代式微，但其原因却并不在于它的“娱乐化”，而是因为它无法更快速地响应新时代互联网应用者的即时娱乐需求。此时电脑、移动智能终端已经打着分享信息的大旗，接过了娱乐全民的“使命”。电视新闻远不如微博新闻那样一目了然，自定义的媒体远比需要被动接受的媒体更加“人性化”，不断飘游的鼠标标示了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持久锁定人们的注意力。专注成了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

即时的信息、随处可见的资源，让知识更趋廉价，人们等不及对信息进行整合、思考、辨别真伪，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情绪化言论。理智止于网络骂阵，优雅止于遇见一群愤青，深度止于网络碎片，而文化则流逝于一波又一波的新媒体颠覆性创新之中。

人是喜欢从众如流的动物，当一种媒介被当成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它便拥有了改造社会的“权利”。继报纸为王、电视为王之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改造我们的大脑、思维及行为习惯。是被工具利用，还是利用工具？这是一个问题。在完全交出灵魂之前，或许我们可以为自己设定工具利用的边界，让工具仅仅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附件，而不是驱动系统。

《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 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版

书市扫描

《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

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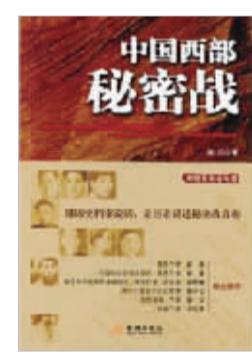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选编



《中国西部秘密战》

金城出版社2015年8月版

作者：胡杰



《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文艺》

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作者：梁晓声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

作者：吴晓波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
投稿E-mail: ljj@cnbb.com.cn